

云舒著

女行长



上海文艺出版社

I247.5

1256

2007

女行长

云舒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行长/云舒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1(2007.3 重印)

ISBN 978-7-5321-3151-8

I.女… II.云…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398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周志武

女 行 长

云 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101-8,400 册

ISBN 978-7-5321-3151-8/I·2399 定价:21.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云舒，女，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于吉林长春。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某商业银行。

目 录

第一章	撞上头的机缘	6
第二章	糟糕的开局	28
第三章	渐入窘境	51
第四章	风刀霜剑严相逼	63
第五章	软着陆	95
第六章	彰显的苦恼	134
第七章	领先的脆弱	160
第八章	山雨欲来	189
第九章	心上结的茧子	215
第十章	性格决定命运	254

周一的早晨，章涧溪刚打开卧室的门，母亲就悄悄凑过来，小声问：“昨天晚上是不是诺诺来电话了？”

涧溪实在不愿意一大早晨就被母亲唠叨，她半揶揄地对母亲说：“妈妈你真应了那句话，人老奸，马老猾，兔子老了鹰难拿。电话响就是诺诺呀。”

母亲知道涧溪是在躲闪自己，不知不觉间声调也高了几个分贝，语气也强硬了许多，话语中透露着毋庸置疑的肯定：“是诺诺，肯定是诺诺，要不谁那么晚来电话，那个时间，只有诺诺。”

涧溪知道自己骗不过母亲，没准儿她又在门外偷听了呢。那天逸达来电话，她声音大了些，等她生气地挂上电话出来，正巧碰上母亲，父亲在一边喊，你这个老太婆，别管那么多事。涧溪知道自己今天是躲不过母亲的追问了，但她今天实在没心情和母亲多说。几天来她总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即便是闭上眼睛也不能恬静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要被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惊醒。一会是自己被悬到了峭壁边，双手紧抓松动的岩石；一会是被海浪卷到漩涡中，一次次挣扎使她气若游丝，使她心惊胆战……

那种茫然，那种不确定几天来一直缠绕着她，裹挟着她，在这种时候听母亲的说教无疑是最不明智的，搞不好和母亲再顶起牛来，母亲又要泪水涟涟了，她要想办法让母亲的话停滞在萌芽状态。果然母亲穷追到洗漱间问：“诺诺说什么了？”

涧溪不再回避，尽量温和的语气中有一丝赌气：“他说他想妈妈，想姥姥，想姥爷，说希望能在下个月他的颁奖仪式上看到我们。”

母亲的眼泪比演员还来得快，涧溪的话音刚落，眼圈就红了，哽咽着一口气说了一大溜：“你就去吧，别再固执了！诺诺需要你，逸达也是真心忏悔，有几个男人不犯一点错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等逸达有了别人，你就后悔吧。”

涧溪觉得要立刻结束谈话，不然自己真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她快步窜进卫生间，把一个不耐烦的后影和一句半撒娇的话扔给

母亲：“妈，人家还要上厕所呢，快关门。”

正巧这时，涧溪的父亲拎着煎饼果子进门来，像每天一样指着煎饼说：“老太婆，这个是没加葱花和辣椒的，这个是没加辣椒的。”涧溪早晨不吃加葱花和辣椒的，怕上班有味，影响口气清新。母亲怕上火，不吃加辣椒的。父亲吃佐料加齐了的。正在发呆的母亲终于又有了话题和谈话对象，她大声说：“加拿大有什么好，诺诺前几天还说想吃煎饼果子呢，可怜的孩子。”

涧溪匆匆吃了早饭，将自己收拾利索，今天特意穿了一身淡紫色的套装，胸前别上了儿子从加拿大带回的白金小狗胸针，小狗的眼睛是两颗蓝宝石，价格当然不菲，儿子说是爸爸和我一起为妈妈选的。儿子是属狗的，儿子说，妈妈，我不在，就让小狗陪你吧。涧溪在戴胸针时不停地劝自己，从现在起儿子就是自己最大的事业，什么都别想了。她来到楼下从车库里开出自己的白色宝来向单位驶去。

涧溪走进办公大楼时墙上的时钟显示是7点38分，两个经警向她打了个敬礼，她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她上了电梯，在六楼出来，径直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干净整洁，显然是小服务员已经整理过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先泡一杯咖啡或茶，再去翻阅办公桌左上角的文件。她轻轻地坐下来，以一种最舒适的姿势把身体陷在高大的转椅里，闭上眼睛，想让身心处于静止状态，就像一艘疲惫的船急于停泊港湾一样。一分钟，两分钟，她感觉自己的思绪仍在飞舞，连身体也不听话地抖动了几下。她发现闭着眼睛是徒劳的，只能让自己更加烦躁，她试着用视觉冲淡繁杂的思绪。左侧书柜、资料柜，右侧墙上的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金城市A行网点分布图，玻璃窗前那盆葱绿的“剑兰”，还有她面前显示她身份的办公桌和她还未习惯的老板椅一一收进她的眼帘，但是却挤不进她大脑的勾回。“去”还是“留”，两个简单的汉字犹如两块锋利的礁石顽强地矗立在她的脑海，击起千朵万朵浪花。

“嘭、嘭、嘭。”轻微、温和的敲门声使她的心莫名地一颤，当年

自己就是这样小心地敲开了那扇门。敲门声把她激活，她快速从包里拿出辞职信，放进了抽屉里。辞职的理由很简单，要去加拿大与儿子丈夫团聚。她的心和她飘浮不定的思绪终于落下了，她故作潇洒地甩甩头，好像要把她的梦想，她的事业，包括这间她当年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办公室甩进历史一样。涧溪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此时是北京时间8点10分。

办公室主任刘峰推门进来说：“省行通知上午10点半来宣布人事任免，按你的意思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支行一把手参加，会议室已经布置好了，你还去视察一下吗？”

涧溪说：“我不去了，你通知一下这几个部门的负责人，9点我们开个股改紧急会议。”没等刘峰反应，她又问：“这几天没有什么事吧？”

刘峰摇摇头：“没有，一切正常。”

涧溪从自己办公室出来，亲自到其他几位副行长办公室通知开会。齐副行长开玩笑说：“章行长，你是越来越漂亮了，人家是士别三年，当刮目相看，你到总行开了几天会，就让我们刮目了。”

9点整，涧溪和其他几位副行长都到齐了。刘峰说：“除了人事处长去省行接新行长外都到齐了。”涧溪点点头：“那我们开会吧。我上周到总行参加了我行股份制改革会议，下面我把主要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传达完已经9点50分了，涧溪又补充道：“按总行、省行要求我们也要成立股份制改革办公室，具体牵头组织有关事宜，等张若凡行长上任后我们再具体安排。”然后问各位行长有没有要讲的。大家说没有。涧溪说：“没有就散会吧。”

资金处的欧阳处长和涧溪并排走出会议室，她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一会儿的会是不是欢迎会？”

涧溪淡淡地吐出一个“是”。

10点30分，刘峰一边打电话，一边向路口张望，他焦急地说：“省行的车堵在高架桥上，好像有交通事故。”涧溪面无表情地说：“我们等吧。”涧溪和其他行长就一直站在大门口等，刘峰则不停

地打电话。快 11 点时，刘峰兴奋地说：“来了，来了。”

省行王国雄行长、人事处马处长和新到金城市上任的一把手张若凡行长分别从几辆车上下来，涧溪和其他副行长上前一一握手。涧溪和王行长、马处长打完招呼后见若凡已经来到身边，若凡向涧溪伸出了手。涧溪没有伸手，笑着说了一句：“现在就进入状态了？”

宣布会有一刻钟，自然是对一个多月前突然去世的秦行长一番缅怀和高度评价，对涧溪一个月主持工作的认可，对若凡和新班子给予希望。若凡表态很简短：“金城行培养了我，我愿意和大家一起继往开来，提高收入，打造强行。”

会后，省行一行就走了。涧溪和几位副行长把张若凡领到他准备的行长办公室。涧溪说：“饭已经安排了，省行不吃，我们自己吃，欢迎老行长荣归故里。”涧溪又说：“你看什么时间方便我们向你汇报一下工作？”

若凡说：“不急。”

11 点 30 分，若凡来到涧溪办公室，他微笑着说：“金城这几年变化很大，你们做得不错，一切都挺好吧。”

涧溪也笑了笑：“都很好。”然后把辞职信拿出来交给若凡。

涧溪收住了笑容：“我今天早晨已经给王国雄行长寄去一封，今天这种场合，我没机会向他汇报。”

进门时的笑意还未退去，凝重便迫不及待地随着眉头的锁起爬到若凡的脸上：“为什么？”若凡的声音中流露出涧溪熟悉的急躁。

涧溪依然是面无表情：“理由上面有，我要去照顾儿子，夫妻团圆。”她不愿接触若凡的目光，她把头不经意地转向窗外。一时间，两人都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有时间在沉闷和尴尬的气氛中踉踉前行。

直到刘峰打电话催促吃饭，涧溪才勉强笑了笑，本想说你不要想太多了，但话一出口就变了味：“对不起，我想离开也许是最好

的选择。”

若凡盯着涧溪：“不能改变了吗？我真的希望你再想想，诺诺有逸达，你也可以休假，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的事业呢？来前王行长和我谈起你，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涧溪显然没有被若凡的话语触动，甩出一句冷冰冰的话：“你觉得我们能和睦相处吗？”

若凡平静地说：“如果是因为我，我宁愿回兴洲，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涧溪苦笑了一下，她想说现在当然可以把一切不愉快推到庄大伟身上，可你张若凡呢，你对我的伤害呢？但她无法直言，她能说你亵渎了我对你的友谊和情感吗？涧溪越想越气，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若凡和自己的区别，若凡可以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和自己谈工作，可自己已经被莫名的烦恼折磨得只剩下逃避了，她的话语也就乱了阵脚，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傻丫头吗？对于庄大伟的做法我可以理解，可我们之间你觉得一句误会就能揭去心上的茧子吗？”

若凡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依旧平静地说：“不管你怎么想，我还是希望你冷静下来，看一看，再做决定。”……

上周三，涧溪正在总行开会，小道消息就把张若凡来金城的事传到了她的耳中，第二天，省行王国雄行长给她的电话谈话证实了这一切。王国雄说：“金城是大行，希望你能配合若凡做好金城的工作。”几天来涧溪一直为此事很烦恼，想来想去只有一种选择最好，去加拿大陪儿子，尽管她是那么留恋金城的一切。这一切倾注了她人生太多的快乐与失意，她的梦想曾在这里被现实打得粉碎，但她的事业又在这里扬帆起航。她想自己真的能割舍这一切吗？

第一章 撞上头的机缘

—

润溪是在八年前参加对自办公司清理工作时认识张若凡和庄大伟的。

改革开放后,经济浪潮聒噪着每个单位,每个人的心,金城 A 银行也像其他事业单位一样办起了实体,也就是第三产业。那时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或不可以,所以活泛一点的单位都有自己的三产。金城 A 银行逐步开办了宝融贸易公司、宝宏房地产开发公司、宝来金店等六家经济实体。六家经济实体由行里选派人员,自主经营,利润归行里所有。虽然说派员工资也在行里领,但由于和市场经济挂了钩,大家对派员工作很是羡慕和向往。那时大家认为办公司没有赔钱的,何况身上有银行的保险绳拴着,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下海,实在是件美事,因此并不是谁想去当派员就去当派员的,那派员要有一定的能力或背景或关系。庄大伟当时就是六家自办公司中最年轻的派员,他是由人事处干事直接派到宝融贸易公司当经理的。六家公司是行里的摇钱树,也是行里的小金库。发福利,用公司的钱,发奖金,用公司的钱。然而,好景不长,只红火了两三年国家就要求企事业单位与自办公司脱钩,关停并转。A 银行的公司也停下来,等待着行里的处置政策。

八年前身份为基层会计人员的润溪和身份为省行信贷大员的张若凡被选到省行自办公司清理整顿组,按照总行有关政策清理

账目和处理遗留问题。当时清理整顿组有三十人,大部分是从基层行会计专业抽调的业务骨干。这三十人被关到省行培训中心的一座五层楼上,对全省二十多家分支行自办公司账目进行封闭核查。

接到抽调通知时,涧溪是很不情愿去整顿组的,尽管都在省会金城,但由于省行培训中心在郊外,这次查账是全封闭,自己就不能回家,自然也就管不了儿子。当时涧溪的儿子刚刚两岁,她正试着将儿子送到幼儿园,她儿子每天早上都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哭:“妈妈,我不去幼儿园,妈妈,我不去幼儿园。”走一路哭一路,幼儿园的阿姨说,孩子上幼儿园一般都有个适应期,像涧溪儿子这样倔强的孩子再过几天就没事了。

涧溪舍不得离开宝贝儿子,况且儿子正处在上幼儿园的关键时期,一旦间断,又得重新培养,老师说比现在还闹腾。逸达说我带儿子,你就去吧,省行抽调你说明你有这个能力。涧溪实在不放心把儿子交给丈夫张逸达带。那时张逸达刚刚辞职下海,正忙着自己电脑公司的创业,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背景,唯一的资本就是逸达聪慧的大脑,说是公司,其实就是逸达自己靠着设计软件程序挣一点钱,当然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逸达一个人带诺诺。涧溪跟支行领导反映能不能换个人,支行领导说是省行直接选的恐怕换不了。她只好让母亲把儿子带回老家。

离家那天,张逸达说好先送母亲和儿子上回老家的火车,再送涧溪去报到,眼看时间到了,就是不见张逸达的踪影。涧溪含泪把母亲和儿子送上车,这时行里的面包车就到了。车上有几位省、市、支行的同事,涧溪也不好让司机等,就上了面包车。逸达是让公司的事耽搁了,还是……涧溪不敢想,心里慌慌的快急死了。当面包车刚发动走出几米时,涧溪看到丈夫张逸达从后面追上来,她忙对司机喊停车,并摇下了车窗。

张逸达冲到车窗前,迅速把一件黑色的风衣扔进来,语速又急又快地说:“我刚才和税务局签了协议,为他们设计一套收费软

件,耽误送你和诺诺了,妈和诺诺走了吧?”

当下涧溪就泪流满面。都是成年人了,出差都习惯了一个人背包走,何况只是封闭检查,又没离开本市,只是查账期间不能回家而已。像涧溪这样的送行场面后来难免成为大家的话柄,也让同车的人一下子就记住了她。

那是九十年代初,那时没有手机、呼机,涧溪家也没有电话,就是有按规定也不能打电话,涧溪和家里就失去了联系,她不知道儿子在老家习惯否?但她知道小家伙一定会闹着找妈妈的,她常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儿子的声音就在耳边。她知道只有尽快把账目理清楚才能回家,见到丈夫,接回儿子,所以每天她的任务就是忙着查账。

张若凡和大家一样是在涧溪来时的忙乱中认识她的。后来张若凡每当说起对涧溪的第一印象时难免揶揄涧溪,说好听点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说难听点像个缺根筋的傻丫头。

张若凡是省行信贷处综合组的大员,也是清理整顿组的副领队。平时总有一些地市支行的人围在左右。同宿舍的小丁总是说我们去张领导那儿坐会儿吧,沟通沟通感情,涧溪也就跟着去过两次张若凡的宿舍。第一次是在吃完晚饭后,那天小丁说你发现没有,张领导吃饭特快,咱们今天也吃快点,趁人少多说会儿话,要不然又没有机会。

小丁和涧溪匆忙吃完饭赶到张若凡房间时,张若凡的房门半开着,里面有个小录音机放着《耶利亚女郎》的歌曲,张若凡一边唱着“耶利亚,神秘耶利亚……”,一边跟着音乐随意地跳着。小丁敲门后说没想到张领导歌唱得这么好,舞姿也地道。

张若凡一边说不好意思,一边给两位女士让座,张若凡坐到自己床上,两位女士坐到斜对面两个会客椅上。那天是涧溪第一次近距离认真看这位同组的省行领导,她发现外表高大略有粗犷的若凡脸上竟有一抹大男孩般的羞涩。这时又来了几位男同志,大家就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本地的几个同志说我们又不是犯人,

而且觉悟很高,放我们回家度个周末吧。外地的就说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大家就哈哈大笑起来,不管大家怎样说,若凡就一句话,认真干,清理完账目就放你们出去。在涧溪的印象中她和若凡很少说话,主要是听小丁和大家聊。过一会儿,人就多了起来,涧溪就拉着小丁回来了。

小丁问对这位省行领导的印象如何?涧溪说还行吧,不过口才好像不是太好,没有幽默感,开玩笑一点都不自然。小丁说别小看,人家好多东西是藏而不露。他可是省行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掌管着好多项目的立项,还和省行行长联合署名写过一些论文,很受领导赏识,很有前途呢。涧溪笑了笑,一向清高自命不凡的涧溪当时真没把省行这位大员放在眼里,但隐约中涧溪还是为发现张若凡那一点大男孩般的羞涩而心动了一下,令她在寂寞的账目清理中偶尔回味一番,吃饭时也常常不经意间看一眼张若凡,她没有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同宿舍的小丁,如果没有后来那场不明原因火灾,那一抹令她心动的羞涩也许就成为幻觉永远尘封在涧溪的心底。

清理整顿组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这些人分三个组,两个组负责查账,一个组负责核对并作检查报告。涧溪负责查账,查账的每天摁着账本劈里啪啦地算来算去。来了都半个月了,每天如此,为了调剂枯燥的工作,若凡他们也组织过几次舞会,但涧溪都没有参加,涧溪当时一门心思想早点弄完,早点回家,儿子还等着她呢。她有时都后悔自己的算盘打得那么快,如果不是在三个月前的技术比赛中拿了省行业务技术比赛珠算第三名,也许就不会抽调她了,也许就不会遭遇那个她认为黑色的星期六了。

那个星期六晚上和前两个星期六的晚上一样,没有任何的异常,可以说在那个春风吹拂的晚上,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涧溪格外想念儿子。小丁对她闷头吃饭已是见怪不怪,同饭桌的人就开始和涧溪开玩笑说:你看看,你看看,小章同志又想家了,也难怪,人家小章那么年轻,真是辜负了春天的大好景象了。小丁说可

不是呢,要是现在在家,人家正挽着丈夫,牵着儿子在月光下散步呢。大家说能想象得出来。小丁说人家中文系大学生就是活得浪漫,不像你们除了看电视就是钻被窝。同组的一位男同志说小丁你晚上也陪我到花前月下走一走吧。小丁说你看看哪有什么月光,今天月亮躲到云朵里了,你就别痴人说梦了。大家也笑那位男同志,别想那些邪门歪道了,还是去跳舞吧,权且把灯光当月光吧。涧溪知道自己在这种场合总是很笨拙,也不习惯开玩笑,只是和往常一样淡淡地笑笑,后来她想起那天晚上,潜意识里觉得那应当是个没有月光的晚上。

好多事情的发生和好多机缘的呈现一样在事前是没有征兆的,虽然事情发生后又总有人分析来分析去说出一些似乎是可以被认定为征兆的东西,那只不过是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罢了。那个星期六晚上太平常了,大家又是按照惯例去跳舞了,只有涧溪拉着小丁去位于四楼自己那组的办公室接着查账。小丁慢腾腾翻着账本,心早已随着若隐若现的音乐声飞到一楼多功能厅去了,她终于忍不住冲着涧溪说:“算了,我们去玩会儿吧。”

涧溪右手在算盘上画出一组数后,抬起头向小丁投去温柔的一瞥:“我不喜欢跳舞,你别陪我在这受罪了。”

涧溪知道小丁喜欢跳舞。小丁像是得到大赦的犯人一样,情绪立马高涨起来,快速将账本合上,飞也似的向门口走去,楼道里昏暗的灯光让小丁生出了一丝爱怜,四楼所有的房间都黑着灯,只有涧溪一人在,昏暗和静谧让她觉得气氛有些阴森。小丁不想丢下涧溪一个人,但想劝涧溪一同去也是不可能的,十多天来同吃同住她已领教了涧溪的倔脾气,但她还是忍不住趑回身来安慰一下涧溪:“你别太晚了,要不先回宿舍去看会儿电视,我去看看有什么新动向,我俩除了看账,就是看账,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

涧溪笑了笑:“你去吧,我把这本账翻完,就回去。”

受条件和环境的限制,能缓解一下紧张工作的也就只有组织

个舞会。工作组女同志少，年轻女同志少之又少，小丁长得漂亮，人也活泼，自然是那些男士追逐的对象，小丁就一曲曲不停地跳。她发现张若凡坐在边上，小丁就主动去约张若凡。小丁问：“半天也没有起来跳一曲，省行领导是矜持呢还是故意让着别人？”

若凡却答非所问：“你们屋的小章没来呀？”

小丁笑着说：“她在自己加班呢，都是让老公儿子闹的，她哪有心思跳舞，就想着干完活回去呢。你没见来时那生离死别的样儿？”说完小丁又故意绷起脸，“人家主动请领导跳舞，领导还想着别人，晚上我要问问涧溪打喷嚏了没有。”

若凡说：“你俩形影不离，少一个我当然要问问了。”

这时小丁说：“我怎么闻着有股酸糊味儿？”

若凡抽了抽鼻子：“没有酸味呀。”没等小丁说话，他又皱着眉说：“好像倒是有股糊味？”

小丁本以为是若凡幽默呢，为了捧场就当真也吸了口气，不过这一吸小丁就惊叫起来：“是糊味，还有烟味。”

若凡第一反应是电线出了问题。大家也都停下来四处看，多功能厅没有一点异样，但糊味儿和烟味儿却越来越大。

若凡想和小丁出去看看，这时听到外面有人喊：“快出来，着火了。”大家就本能地飞奔出去。

火是从东侧的一楼燃起的，等他们出来后火苗已经快窜到二楼了。两个查账组在四楼东侧。小丁看到四楼她们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带着哭腔对众人说：“涧溪还在办公室呢。”

大家说：“快找学校的人，报火警。”

若凡听到小丁的话后，怔了一下，转身就往四楼奔去。

涧溪本想查完就回宿舍，但她手中宝融贸易公司的账目，怎么也对不起，总账和分户账就是不符，她打了两遍，还是有出入，于是她就想再打一遍。正当她集中精力复查时，她感到了浑身灼热，当她抬起头来时，猛然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这时若凡就冲进来了。若凡拽起涧溪就向门口走去，但此时火舌已经把门

封锁了，楼道里的火光和烟雾顺着西北风向两个人扑来，把两人又逼回到房间，火光和烟雾的袭来让涧溪本能地产生逃生的欲望，她飞快推开窗户，要跳出火海。若凡一瞬间又拽住她，而且拽得是那么的野蛮，他命令涧溪把水壶拿来。就在同时若凡粗鲁地扯下窗帘，只见他已将两个窗帘角系到一起，连续接了四个，他冲着涧溪喊快往上浇水。火苗向南面窗前迅速蔓延，若凡命令涧溪快抓着窗帘跳下去。可刚才还急着要跳下去的涧溪现在已没有勇气和力气动一步了，火光、烟雾和惊恐让她脑袋里一片空白，她觉得自己像玩偶一样被若凡那钳子一样的手牢牢抓住，然后是重重摔到地上，没了知觉……

涧溪醒来时，发现逸达和小丁正围在她身旁，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若凡有事吗？”小丁说：“若凡的左胳膊骨折了。”此时她记起了昨天的情景，若凡是一只手抓着窗帘，一只手抱着自己往下滑的，他们是在滑行途中跌落的，现在她不知道是窗帘不够长还是窗帘被烧断了，一时间她眼里浸满了泪水。

涧溪只是轻度的烧伤，观察几天就出院了，单位特意给她两个月的假。她出院后没有急于去接诺诺，而是天天去医院看若凡。若凡刚开始很反对，涧溪说：“你要不让我来，我会一辈子不安的。”

涧溪实际上是很不会照顾人的，她很少买水果和营养品，而是给若凡买来好多书，让若凡和护士都哭笑不得。若凡问：“你上学时是学中文的吧？”

涧溪心想我们交往并不多，他怎么知道呢？就疑惑地问：“是小丁告诉你的？”

若凡摇摇头：“你脸上写着呢，我们学校中文系的女孩子都和你一样，多愁善感，为了早日见到老公，连命都快搭进去了。”

涧溪知道大家总爱拿她开心，只是若凡过去没跟她开过玩笑，她忽然觉得若凡就像个大哥哥，一股温暖在心底滋长开来，那温暖唤起了她尘封的那一抹大男孩般的羞涩，那抹羞涩让她的心漂浮